

拉斯普庭之死

· 回忆录 ·

[俄] Ф·Ф·尤苏波夫 著



商务印书馆

拉斯普庭之死

· 回忆录 ·

〔俄〕Ф. Ф. 尤苏波夫 著

侯焕闳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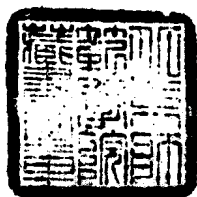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4890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年·北京



1094890

DC47/59

Кн. Ф. Ф. Юсупов
КОНЕЦ РАСПУТИН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Lev, Paris

根据巴黎列夫出版社 1980 年版译出

LĀSĪPŪTÍNG ZHĪ Sǐ

拉斯普庭之死

· 回忆录 ·

〔俄〕Ф. Ф. 尤苏波夫 著

侯焕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 · 758

1986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198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0 千

印数 3,300 册

印张 4 1/4

定价: 0.76 元

译者前言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在不少史书里被称作“妖僧”的拉斯普庭，便是一个出现在俄国罗曼诺夫皇朝“将亡”时期的“妖孽”。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庭本姓诺维赫；拉斯普庭是“放荡堕落”的意思，原是他的绰号，后即以此为姓。生于1864或1865年；是西伯利亚的农民，当过盗马贼。后来以宗教为名，俨然以“长老”、“先知”自居，出入大户人家，无非是为了骗取钱财。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后两年，被荐入宫，深得俄国皇后的宠信，从此活动于俄国宫廷，竟至干预朝政，权势日隆。

当时，刚庆祝过统治俄国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皇朝已是气息奄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资产阶级为了避免在革命的风浪中翻船，企图实行改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5年7月，第四届国家杜马举行会议。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以及这些政党在杜马中的党团代表经过幕后磋商，成立所谓“进步同盟”，提出组织信任内阁，拟由国家杜马主席、十月党首领罗将科出任内阁总理，同时还提出一些十分温和的要求，例如组织职工会，释放政治犯，等等。

尽管进步同盟提出的信任内阁方案是挽救君主制度的一场闹剧，沙皇政府并不领情。顽固不化的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宫廷近臣对国情一无所知，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切主张变革的人都是皇朝的敌人。1915年8月，与进步同盟勾勾搭搭的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被免去俄军总司令的职务，尼古拉二世自任最高统帅，驻在距首都七八百公里的莫吉廖夫；留守京畿的皇后实际代替沙皇执政，而皇后又受拉斯普庭的操纵。拉

斯普庭插手一切军国重事，从任免大臣直到通过皇后用电话指挥军事行动，其中以密谋与德国单独媾和最遭俄国资产阶级及其后台英法两国政府的忌恨。

1916年底，政局日益白热化。拉斯普庭成为沙皇政府与在野的资产阶级各政党之间矛盾的焦点。作为解决“上层危机”的一种办法，几个旨在清君侧的上层人士暗杀了拉斯普庭。这一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沙皇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改弦更张。所以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演出了“逼宫”，“……英法两国使馆以及它们的走狗……直接组织了以撤换尼古拉·罗曼诺夫为目的的阴谋活动”^①，尼古拉二世被迫让位给他弟弟、亲英的米哈依尔，但第二天罗曼诺夫皇朝即宣告覆亡。

拉斯普庭的弄权和被刺，是罗曼诺夫皇朝覆亡前夕的重大政治事件，有关史籍中都有记载，或详或略。本书作者费利克斯·费利克索维奇·尤苏波夫(1887—1967)是帝俄的公爵，革命后亡命法国，死于巴黎。他出身于俄国的名门贵族，是国家杜马主席罗将科的内侄，又是尼古拉二世的侄女婿；更有意思的是：他就是暗杀拉斯普庭的主角。他以当事人的身份回忆暗杀拉斯普庭的前前后后，自是翔实可靠。不过，“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卢梭毕竟是凤毛麟角。本回忆录涉及许多天知地知的细节，其中难免有不实之处，但也无损于书的价值，因为对于任何一本回忆录，都只能要求主要情节真实可信。

尤苏波夫写这本书是为了表明心迹。十月革命后，一部分白俄“极力把末代沙皇的统治及其一切病态的现象理想化”，以致认为杀死拉斯普庭是“革命的先声”。他从俄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历数拉斯普庭一伙的罪恶，说明杀死拉斯普庭不是革命的先

^① 弗·伊·列宁：《远方来信。第一封信》，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5—6页。

声，而是反革命的必要。他这样的作者，怀着这样的动机，写这样的书，反共谰言连篇自不足怪。似乎没有必要在这里为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一一辩诬；大致相同的污蔑也曾经落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在中国读者看来，这样的污蔑是不值一驳，不攻自破的。至于德国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的态度，曾经被许多仇恨布尔什维克党的人拿来作文章。当时正在和俄国交战的德国确实希望利用俄国革命来投机，但它的希望只是一厢情愿；到头来，德皇威廉终于在十月革命的余响中仓皇出奔。这个事实大概足够回答反革命分子的攻击。

本书 1927 年初版于巴黎。这个译本是依据巴黎列夫出版社 1980 年的俄文版本翻译的。

侯 焕 阅

作者序

我以前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刊印我关于拉斯普庭的札记。

尼古拉二世皇帝已壮烈殉国。那些同他的临朝秉政悲惨地联系在一起的事件，我原来想暂时闭口不谈。

然而外界对于这些事件，或是众口哄传，或是掇管为文，至今喋喋不休。一方面，外国下流报刊就这一题材登载了最最庸俗的、造谣中伤的文章。另一方面，令人遗憾的是俄国人自己的笔下也倾泻出这一类作品，其恶劣程度不亚于前者，只能满足愚昧无知的群氓不健康的好奇心。

对于无意中犯了错误而后来却以自己的鲜血来赎愆的人，进行刻薄的挖苦是卑鄙的，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可是，在对待我国不久以前的历史的态度上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极端，那便是狂热地把末代沙皇的统治及其一切病态的现象理想化。

这两种极端，同样妨碍我们对前一段历史作出清醒客观的分析，对我们的青年一代为害尤烈，因为他们成长于远离祖国的异乡客地，然而他们迟早总得投身于新俄罗斯的建设。

对于智力已经成熟的青年，我们没有权利给他们的头脑灌输神话。而且，对祖国的真正的爱，对祖国的责任感，也不能靠神话来培养……

为了在将来避免沉痛的失望和错误，必须了解过去的错误，必须了解昨日的真相。这个昨日的某些事件，我曾在近处亲眼目睹，极想将我的所见所闻一并公诸于众。因此，尽管每当我追忆前尘尤其是回想起发生在伊帕季耶沃邸宅地下室的可怕的结局，总是

不由得痛心疾首——尽管如此，我仍决定按捺住那不堪回首话当年的心情，来作一番回忆。

当拉斯普庭那黑魑魑的身影盘据在至尊左右的时候，整个俄国愤慨之极。最优秀的高级僧侣大声疾呼，力主捍卫教会及祖国，不让这个罪恶累累的骗子横加糟蹋。皇室最亲近的人士也恳求皇上和皇后斥退拉斯普庭。

一切努力均未奏效。拉斯普庭的黑暗势力日益巩固。与此同时，国内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甚至蔓延到俄国最偏僻的角落；那里的普通老百姓以准确无误的本能觉察到朝廷出了纰漏。

因此，拉斯普庭被刺殒命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如今，许多人的观点已彻底改变，竟把杀死拉斯普庭一事说成是“革命的先声”，推动了变革，是变革的信号。

事实是否如此？

俄国人经历了俄国叛乱的恐怖，惊悸之余，又在流亡生活中备受煎熬，从而忘却了许多往事。

俄国流亡者以劫后的余生，沮丧颓唐，有时容易把共产主义俄国同革命前的俄国作不恰当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宁愿出二十个拉斯普庭，只要昔日的生活不遭到破坏。”

他们如今觉得，对拉斯普庭及其势力的反抗，本身就是一种反对国家制度的革命起义；如果当初与拉斯普庭妥协，谁也不去触犯他，那么就不会发生可怕的变革以致国家沦亡。

这种说法明显地是公众意识趋向反动的结果。反动往往同革命一样盲目，一样排斥清醒的思想。

这样的结论以及指责反拉斯普庭势力的斗争的论调，是何等

的没有道理，只须举出几位公开参加这场斗争的人便足以说明。他们是：伊丽莎白·费多罗夫娜王妃、圣彼得堡暨拉多加教区的安东尼总主教、弗拉基米尔总主教、前宗教研院总裁 А. Д. 萨马林、前总理大臣 Л. А. 斯托雷平和国家杜马主席 М. В. 罗将科。

谁能把这些人说成是祖国的叛徒和敌人？

他们可是坚定地反对拉斯普庭，“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为了拯救俄罗斯于革命的魔劫而同拉斯普庭进行了斗争。

革命的来临并不是因为拉斯普庭遭到了杀害。它的来临要早得多。它存在于恬不知耻地出卖了俄国而犹自木然不觉的拉斯普庭身上，存在于拉斯普庭弊政之中。拉斯普庭弊政纠缠着叵测的阴谋、利己主义的鬼胎、歇斯底里的疯狂和谋求权势的野心，仿佛是某种严密而阴森的罩子，笼罩着庙堂，把君主和人民隔绝。

俄国皇帝丧失了体察俄国国情的可能，因而无法分清敌友。有些人本来可能帮助他拯救国家和皇朝，他却拒绝接受他们的支持；而他视为股肱的人则把神器和俄国推向毁灭。

无庸置疑，尼古拉二世皇帝的临朝秉政恰好是逢上了艰难的岁月。

几十年来，“总部”设在国外、拥有大量钱财的地下革命势力在俄国进行着破坏活动。革命的恐怖时起时伏，但从来没有停止过。俄国政府被迫采取守势。要进行这场斗争而又不致激怒社会力量，是很难做到的，几乎是不可能的。社会对所谓“迫害”极为愤慨，并且认定有责任支持最激进的派别，而对这些派别的危险性没有认识。

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曾镇压革命行动。在他的铁腕统治之后，人们希冀他的继承人能让社会力量较为广泛地参预国家事务。尼古拉二世皇帝拒绝作出任何让步。他一力承担起维护万世不移的专制制度原则的任务。但以他的气质才具而论，这样的任务是他

力不胜任的。人民总是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表现出坚定与力量的统治者。而整个俄国却本能地猜到了年轻的皇上的性格里缺乏这种坚定。革命组织一有机会便嚣张起来；不得人心的对日战争失利，促使更广大的阶层支持公开的革命风潮。

*

*

*

1905年，第一次革命风暴席卷俄国。这场风暴总算镇压了下去，获得了表面上的平静，但革命的宣传继续慢慢地破坏着沙皇政权的威信。

在农民大众中间，1905年的土地风潮以及“土地和自由”的革命口号，激发了阴暗的无政府主义本能和强烈的非份之想。工人，尤其是各大中心城市的工人，也不能忘却同资本主义斗争的号召。

至于在有文化的各个阶级中，左倾的知识分子阶层向往着社会主义色采的民主共和国，而比较温和的知识界则醉心于最低要求的代议制。富裕的资产阶级也竭力想染指政权，在国内扩大政治影响。

当时的俄国青年知识分子，大多对革命趋之若狂，尤以大学生为最，他们往往把大学的讲堂变成政治集会的场所。老老少少都似乎觉得革命是唯一的道路，只有它才能在俄国匡扶社会正义，创造普遍的幸福。

俄国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天真的理想主义，几乎把革命变成一种宗教，要求建树功勋，作出自我牺牲，并且自有一批“圣徒”般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或者流亡国外的政治犯，特别是被处死的恐怖主义杀人犯，就成了这样的英雄，备受景仰。

当其时，在俄国受过教育的圈子里流行着一种变态心理，在文学和政论中都有所反映。每每备受敬重学识渊博的人，却多半根本不懂俄国国家生活的基本道理。他们极其无情极其偏颇地抨击当时的整个制度。几百年来，俄国历代沙皇奠定了伟大帝国的威势，

而他们却以一种近于幼稚的盲目无知，否定沙皇们无可置疑的功绩。国外对帝制俄国的观感因此而不免讹错多端。

然而在事实上，到大战开始前，俄国欣欣向荣，发展速度惊人，财政状况很好，工农业发展颇快，若干新的铁路线已经敷设，国民教育事业有所扩展，国家机构许多部门的组织和工作都十分出色。

但，当时通过报刊和国家杜马领导全国舆论的俄国知识分子，闭眼不看事实；在他们看来，他们抽象的政治意识形态高于一切。他们认为他们的责任，首先是反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根本原则，竭力在人民面前渲染君主专制政体的一切消极面。

遗憾的是，当时朝廷多事，可能落下许多话柄以致造成各种最难堪的误会，并且引起全国的不满。

当某个人甚或整个民族该倒霉的时候，种种情势的发展都仿佛是为了促成灾祸的降临。

皇室的私生活不幸地和政治事件交织在一起。尼古拉二世皇帝和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皇后个人的性格特征，换个场合或许不会对他们的统治发生多大的影响，如今却对俄国和整个皇朝的命运都起了悲惨的作用。

尼古拉二世皇帝当皇太子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未及获得足够的训练以履行君主的复杂艰巨的职责。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生前以他的铁腕牢牢地控制着政权，盛年驾崩，独掌政柄的重担落到了年轻而无经验的皇太子身上。

随着父皇的灵柩，年轻的皇帝和他的未婚妻、黑森的阿利萨公主一起到了彼得堡。这位公主刚刚踏上俄国的土地便戴了孝。她对她这个新的祖国，对新的社会，对它的传统和习惯，都没有能够在事先熟悉一番。然而以往历朝的俄国皇后，都是在当皇太子妃的时候逐步适应了俄国的生活条件，在比较随便的场合同未来的臣民见面，从而逐步了解了他们。而尼古拉二世皇帝的配偶立即

成了皇后，享有崇高的地位；这地位要求对周围的人们有深刻的了解，然而又最难做到了解人。

社会和人民都对年轻的皇后特别瞩目，这不能不叫她手足失措。她天性腼腆，神经质，于是矜持孤高，似乎城府颇深，某些人甚至觉得她冷漠寡情。这一点，从一开始便损害了她的声誉。外加人们常常拿她来同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皇太后相比；皇太后在俄国是很受人爱戴的，她的令人倾倒的质朴赢得了她那些忠诚臣民的心。

年轻的沙皇和皇后的私生活，未能使他们得到那种逍遥自在的幸福，虽然本来看起来倒是清福有望的。尼古拉二世皇帝大婚时，乃父新丧，悲痛之余不得不肩负起俄国皇位的重担和责任。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皇后真诚地想替君王分忧，给他出主意；由于她不大了解俄国，这些主意或许不全都是切实可行的。但这样一来，皇后从头几年起便开始养成干政的习惯。这没有博得俄国社会的赞许：人们都说皇上意志薄弱，非议皇后爱揽权。

年轻的皇后不久便感觉到她在新的祖国，至少在首都高官显爵的圈子里以及在社交界，未得到真挚的同情。她为她良好的意图未被人理解、未受到赞赏而痛心，变得更加神经质，更加蜗居在家庭生活中。她的多疑与日俱增，对一切都横加猜疑。

比方说，盼着生个皇太子，可她接连生了四个女儿，她觉得这是她在国内不得人心的原因。

俄日战争之类的挫折、革命恐怖行为和1905年的事件，对皇后的精神状态都有影响，更不用说霍登卡惨案^①那可怖的印象；新皇的登基因这惨案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① 霍登卡惨案发生于1896年5月18日，当时尼古拉二世加冕，在莫斯科霍登卡广场举行庆祝会，谣传向居民分发礼物，因当局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维持秩序，以致2,000人在拥挤下丧生，几万人致残。——译者

她改宗正教后，以一个新皈依的教徒的狂热，热心地履行她新信仰的各种表面上的要求，却没有领悟它内在的复杂深邃的本质。她天性虔诚得近乎病态，日益沉溺于神秘主义。她十分热中于神秘暧昧的通灵法力、招魂降神和形形色色的巫术。她开始对各种各样假托神命的先知、预言家和天眼通发生了兴趣。

此时，彼得堡来了一个法国通灵术士——菲利普医生。据说他暗中是由共济会团体派到俄国宫廷里来的。皇后盲目地相信了他的法力。菲利普来时，皇储尚未出生；皇后把生育皇子的希望寄托于他的神术佑护。后来他突然离俄。据说派他到俄国来的团体对他不满，把他召了回去。

菲利普离去若干时日后，一个新的“先知”在彼得堡露面。这一个可是纯粹俄国型的，那便是格里戈里·拉斯普庭。拉斯普庭是西伯利亚的农民，以笃信宗教、云游四方的俄国朝圣教徒的面目出现，给皇后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拉斯普庭在彼得堡活动之初，某些人曾庇护过他；后来他们弄清了他的道德品质，企图打发他离开宫廷，但已无可奈何：他已经站稳了脚跟。

拉斯普庭之见信于皇后，开始是仰仗那位在皇村^①中地位十分特殊的维鲁博娃，依靠她的汲引。

维鲁博娃的成为皇后的近幸，以及她在皇室所起的作用，同拉斯普庭的出现一样，也是一种恶劫般的、悲惨的偶然事件。

皇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她接近的：维鲁博娃其时尚未出嫁，娘家姓塔涅耶娃，是御前办公厅主任的女儿。一次她得了伤寒重症，梦见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皇后进入了她的房间，握住她的手。从此她的病情便逐渐好转；于是她一门心思要真的见见她那高贵的保护人。

^① 皇村在彼得堡（今列宁格勒）南，相距20余公里，有宫殿建筑群，常为俄国宫廷的代名词。今名普希金市。——译者

关于这个梦，自然有人向皇后禀奏；皇后出于本性善良，想探视病人，便临幸她家。这次见面后，维鲁博娃开始热烈崇拜皇后。

维鲁博娃智力十分有限，颇为愚鲁，却很狡黠，同时天生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爱夸大自己的感情。皇后相信了她的真挚，深为她如此耿耿忠心所感动，在她痊愈后把她收为心腹。

维鲁博娃婚后龃龉，与丈夫决裂，皇后真诚地为“可怜的安娜”惋惜，对这个卑微的人圣眷愈隆。她们之间就此结成极亲密的友谊。

维鲁博娃凭本能决定了她尔后的整个做法。她身为皇后的亲信，其心理状态却更像是一个千方百计谋取女主人格外信任的机灵的贴身侍女。维鲁博娃竭力让皇后深信自己对她无限忠诚，深信自己对她盲目地、始终不渝地崇拜，同时又挑拨她对她周围其他人的感情。维鲁博娃愤恨地、伤心地对皇后说，不仅是在社会上，而且在亲属——皇族中间，对皇后都不能珍视器重。只有她维鲁博娃一个人崇敬皇后，只有她一个人能理解皇后。

维鲁博娃不管头脑多么简单，却仍能认识到：她越是把皇后同一切人隔绝开，她作为唯一忠诚的朋友，对皇后的影响也就越牢固。她对皇后的眷恋无疑是真诚的，但绝不是无私的，因为她后来围绕着她们的友谊搞了一整套阴谋。

要使拉斯普庭能够接近皇后，维鲁博娃这个人是再也合适不过了。机灵的“长老”不难做到叫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相信他的圣洁，好让她通过她的游说去影响皇后。

拉斯普庭得以在皇室建立了威信，皇后也开始认为他是个伟大的圣人。此时，维鲁博娃感觉到她的面前出现了多好的机会。这个渺小的女人萌发了最卑劣的权势欲。皇后对她的友谊本来已经自然而然地使她得到了高人一等的地位；而拉斯普庭出现后，维鲁博娃的作用更有所加强：她成了皇后最最亲信的心腹——皇后

与“长老”之间唯一的中间人。

拉斯普庭抓住维鲁博娃，把她作为他得心应手的工具，想来也是鼓励皇后信任她的。

维鲁博娃身处拉斯普庭势力的中心，拉斯普庭对朝政的长期干预都有她厕身其间，却很难设想她有什么政治计划。她过于愚蠢，想不出复杂的点子；但她陶醉于“有势力人士”的角色。她不断地搞阴谋，支持一批打击一批，在这种玩弄权势中找到了乐趣。

可是，拉斯普庭在维鲁博娃的配合下对朝政的影响，并不是一开始就立即形成的。皇上选择皇村作为他长年驻蹕的地方，而不住在彼得堡；从此，皇室便生活在十分闭塞的环境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拉斯普庭的影响才能得逞。

尼古拉二世皇帝生性腼腆，厌恶频繁地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宁愿在亲密的家庭圈子里宁静地生活。

对这样的生活，他在少年时代即已养成习惯，因为在位年头相对较短的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执政期间的大部分岁月也不是在彼得堡而是在加契纳度过的。

但，尼古拉二世皇帝进行统治的环境与他威严的父皇当权时迥然不同：风雷激荡的年代来临了，皇上不在首都引起了极其有害的后果。

尼古拉二世皇帝最熟悉的是军界。他视朝理政几乎完全是在皇村，他的大臣们到这里来朝觐奏本。他日理万机，工作勤奋，但对国情甚为隔膜，全国臣民也不了解他。皇上为人异常有魅力，待人温和平易而使人心悦诚服，热爱俄国；然而，只有那些能够出入皇村的人才能得见天颜。

皇上的离群索居，主要是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皇后促成的。她不仅对彼得堡社会，甚至对皇族也是越来越疏远。

在皇村深居简出的环境中，皇上的空暇时间都是同皇后一起

消磨。他聪明颖悟，但天性至为柔弱，不知不觉习惯于在某些场合听凭自己的意志屈从于皇后坚定的、专擅的性格。皇后成了他唯一的朋友，在他的生活里占了那么多的分量，以致其他亲近的人已无施加影响的余地。

皇后患有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以及严重的心脏神经官能症；这对她的精神状态有影响，并且常常造成皇室的家庭气氛阴郁。皇后身体欠安，使皇上焦躁烦恼，增加了他对家庭的忧虑。但，对他们最严重的考验，乃是阿列克谢皇子的不治之症。阿列克谢皇子是他们盼望多年后生育的独子，发现患有血友病。这是母系的家族病，累世遗传给男子。皇后是十分慈爱的母亲，所以加倍地难过：一则是长年累月撕心裂肝地担心皇子的生命，兼且又痛苦地意识到正是她把这种病遗传给儿子的。

皇储的病，秘不宣示。但纸里包不住火，欲盖弥彰，由于皇上深居简出而本来就在社会上滋生着的各种传闻谣言反而更多了。仿佛有一重神秘的帷幕笼罩着皇室，刺激了好奇心，引起了恶意的非议；至于父皇皇后多么为幼儿苦恼，如何经常地担忧发愁，却是人们最少想到猜到的。

在这种情形下，拉斯普庭大有用武之地。

皇后盲目相信他的法力，并且竭力劝说皇上也相信。

她深信只有奇迹能救她儿子的命。拉斯普庭使她相信，能创造这个奇迹的正是他，只要有他在皇室的左右，皇子定会安然无恙。

她还深信，也只有拉斯普庭才能拯救俄国，因为上天赋予他“崇高的睿智、对人的了解以及预见一切事件的能力”。

尼古拉二世皇帝便是在这种近乎病态的神秘气氛中生活和治国的，由患病的皇后陪伴着，有维鲁博娃和拉斯普庭这样的人在他的左右……有时候，皇上也想同他周围的势力作斗争，甚至一度斥退过拉斯普庭，但他没有力量彻底战胜那已经成为他生命一部分